

中國青年往何處去



1937

中國青年往何處去

中國青年往何處去

給我自由（一個北方青年的吶喊）	（一）
苦悶中的六年（一個南方青年的自白）	（八）
一 中國的青年往何處去	劉羣（二三）
二 今日中國的青年問題	貝葉（三二）
三 非常的時期	周子同（四二）
四 青年在這個時期應該幹些什麼	貝葉（五一）
五 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	徐譽慶（五七）
六 認識自己嗎	馮玉祥（六七）
七 青年的讀書問題	東蓀（七八）

八 爲什麼要讀書呢.....胡 繩（八四）

九 理想的婚姻？.....東 蓀（九一）

十 青年——有自己的路.....王任叔（九六）

青年思想獨立宣言.....蔡弗華（一〇一）

蘇聯的新青年.....金則人（一〇九）

給我自由！

——一個青年的吶喊

„The man

Of virtuous soul commands not, nor obeys.

Power, like a desolating pestilence,

Pollutes what, er it, touches; and obedience,

Bane of all genius, virtue, freedom, truth,

Makes slaves of men, and of the human nature

A mechanized automaton”

——Shelley

我青年，我狂戀地追求生命；然而這世界冰冷地棄絕我。我無邪，我好奇，我飢渴。我需要知識，

真理來濕潤我，充實我的靈魂。然而我發覺這無非是奢望什麼真理，什麼知識，早被魔鬼所埋葬，與我絕緣。每日所呼吸的，不過是充滿毒菌的，令人窒息的空氣，這使我開始壓惡這世界，使我憂鬱的心情更加沈重。我愛太陽，然而撒但的手蒙着我的脖子，死神的黑衫蔽翼了陽光，我不免太息了，「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，不如用暴力來把它毀掉」罷！

近來，思想問題成爲我的一個難解決的問題，而這是必須解決的。我想，「好的書籍」該是我最近可親的朋友，於是書便與我結緣，肆上的成堆的「講話」「叢書」便毒蛇樣地吃噬我的血，等到我自覺到我已成爲貧血病患者時，我要感到醫生的不可信任了。

一個自命聰明的人會帶着嘲諷的口風警告我：任何人的思想非左即右，你應找你自己的立場，接着他便滔滔的說了一套怪玄奧的理論。最後，他很堅定給他自己下了一個結論：「我是左傾的。」我笑了一笑。我不知道我爲甚麼發笑。於是，我的「立場」便被「他們」所「決定」了。

我自己，一向是被人目爲「右派」的。這，我該慚愧。

如果有人讓我解釋我自己，雖然我感到這解釋的不必需，與發問者的愚駭；但是我仍能借

用一個流亡者在他的自傳裏的話來生澀地說明的。

「在我自己的習慣上。無寧說我是有書生氣和帶保守性的人。我酷愛，且尊重，紀律和體系。……一本寫得很好而可以找到新思想的書，一枝能夠把自己思想轉達給別人的筆，在我過去和現在，都認為是文化最可寶貴和最近的果實。我從未拋棄過學習的志願。……」

可是，我如何能自由地學習呢！周圍的人們都戴着有色的眼鏡監視我！

我想：我的教授應該幫助我學習，幫助我認識這世界罷！不久，我發覺這不過是奢想。政治學系的教授能舞動他們的唇，講政治思想，能由希臘哲人柏拉圖，亞里士多德，馬克維黎（Niccolò Machiavelli，）摩爾（Sir Thomas More，）直說到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，）洛克，孟德斯鳩；講政治制度，能將英國政府與政治恭維到顛；而不能更確切為我們說明現世界政治的利弊在那裏。經濟學系的教授，自邊際效用至高深的貨幣學說。繁複的匯兌理論，重農學派，自由貿易，都肯引經據典，說得頭頭是道；而獨對經濟制度不肯嚴正的批判。歷史教授懂得尋找史料，背誦史料，而不知由史料中取出精粹，告訴我們歷史演化的形勢，我們在歷史上的地位；懂得講說過去，不知解釋現在，將來。至於那些理工的教授們，我是早就寬恕他們的，實驗室外的事物，所理

解的寒倉程度恐怕和我也差不多罷！我們的學校當局行「導師制」，據說是「試行」，導師們將「被指導」的學生請到他們華貴的廳堂裏，讓學生們的軀體埋在舒適的沙發裏，文雅地呷飲咖啡，聽他們演講，又是在黃金國度裏「寶貴的經驗」！我知道許多同學對導師只抱一個希望：宴會。難道這便是教育！左傾教授以學生爲宣傳對象，阿諛式的演說他們的「上帝」及他們憧憬的理想……右傾教授亦復不能容物，不能虛心地客觀的接納新思想，缺乏「學者態度」。

我想：書籍應該幫助我學習，幫助我認識這世界罷！這又是奢想。世界上雖不乏「好書」，不過有一部份是被列爲禁書了，我總不能了解其中的原因。我總以爲當局在鉗制出版自由上是一種失計。尤其是在文化上。英國大詩人密爾頓在他的第一篇政論「Aeropagica」，中曾這樣菲薄這種檢查出版內容政策：

「此種取締出版之陰謀，其所給予吾人之巨大損失與危害，較之設若敵人封鎖吾國之一切海岸港口，尤多且烈；因爲它阻止及遲延吾人最豐富的貨品——即真理」（見 J. A. St. John, "The Pros works of John Milton," Vol II, p. 53）

「殺死一篇佳著與殺死一個活人，其相去有幾希；殺死一個人不過殺死一個道理的動物……至於毀滅一篇佳著真是殺死道理本身。」（同上，Vol II, p 55）

真理必須有充分討論研究的自由，始能發現，始能存在。賢明的當局是不會仇視真理。做文
化的盜賊的。

約翰摩萊（John Morley）在他的傳記集（Biographical Studies）裏曾說過幾句動人的話：

「每值困苦與混亂時代，人類羣衆對於其當日所需要之片段真理，往往具有本能的覺悟；且對於既能表顯其痛楚，復能映射其希望之公式方案，亦往往得到自然的領會。在世界偉大的變動中，爲領導的勢力者，並非任何學派或文字之「形式邏輯」而乃社會利便（Social Convenience）之「應用邏輯」，人們從其所崇師之學說與主義中祇擇其需要切合者儘量採取，而其餘一切則棄置不問。」

我認爲這節話是很有意思的。在不安的國度裏，政府正應儘量給予人民以思想上的自由，惟如其此，才能獲得宏偉的效果。每個人思想信仰之不同，猶如每個人面貌、性格之不同一樣。想

統一思想，恐怕與想統一面貌一樣的愚笨。政府應該了解青年，信任青年，我們的羣衆中，皆以民族復興爲最大前題。同時，我們青年人應拋棄所謂「左」「右」的立場，我們的團體是整個的，是不可分的，左右對峙，只是阻止國家的復興，並且促使國家的滅亡。我們應高呼：祖國利益高於一切！祖國利益高於一切！

當我想到那幅圖畫時，我不得不爲國家偷偷流淚的。那便是當「今日之蘇聯」(U.S.S.R. in To-Day)在北平上映瘋狂了不少左傾青年。在未開演之前，許多人合唱「國際歌」，開演後，史達林每次映在銀幕上，必有掌聲！我可憐這羣無知而終是可愛的青年，染了重症，左傾幼稚症，一種難治亦易治的流行病。他們自負傲岸，以爲只有自己才是最「前進的」，容我大膽地冒犯他們一句：他們所讀的書籍並不多，他們對現階段的中國並沒有深刻的認識。我們該原諒他們。政府該不猶豫地負起醫生的任務來救治這些青年。最有效的藥方，我以爲，便是充分地予他們以閱讀的自由。使他們能充分地讀任何書籍，左傾的與右傾的，智識豐富，認識社會必能正確。同時，他們必能反省以前在深夜中，燭光搖曳中讀甚麼「講話」是浪費，甚至是在飲鴆！

另一方面呢，又有不少青年染了右傾幼稚病。他們的幼稚程度，與前者相較，是有過之無不

及的。他們擁護政府，愛戴領袖，這種態度是可佩的。現在中國的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與有救亡決心的領袖。法儒勒朋在其革命心理一書中曾謂「觀念」、「領袖」、「軍隊」、「羣衆」四者爲一切運動中所不可缺少之四大要素。（見 I. e. Bon, *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*, Miall 英譯本，第六十六頁。）不過過於倚重一個人而忽略了整個民族。那麼這個政府的基礎未免太不鞏固了。他們短視，是沒有看到這點的。他們抨擊左傾思想，咒罵左傾份子，然而對左傾思想的書籍，則視若洪水猛獸，決不肯虛心地看一看的。這種畸形的態度，希望他們能自行矯正。

我感覺空氣的悶人，陰鬱。讓我呼吸些自由空氣給我光亮！

威尼斯之 Pozzi 古堡的獄室的牆壁上，佈滿了囚徒們所刻的字跡。其中有一個教士因受人誹謗含冤下獄，在壁上寫了兩句：

Dagli amici mi guardi Iddio;

Che ai nemici penso io.

（上帝可在朋友之前保護我，

至仇敵之前則我自己會防禦的。）

他有虔誠的宗教信仰與熱心。可以防禦敵人。我呢！給我自由（梅凱）

苦悶中的六年

——一個南方青年的自白

潛伏在軟綿綿的江南，遙望北國的兄弟姊妹們，憑着一片真純的赤誠，爲國家造成精神上的萬里長城，真令人興奮鼓舞；更自感慚愧，爲什麼我們南方的青年消沈無聲呢？可是聞說了北國青年間政爭的激烈，狄隘的宗派觀念竟使許多優秀的知識份子，對國事作謬誤萬分的認識，以致派別分歧，自相爭鬥，不覺又爲之嘆息；又自感幸在南方，遠離政爭的漩渦，不會被捲將進去，作無益的犧牲。

雖則如此，南北青年所遇的環境畢竟大同小異。將近六年的國難同樣刺痛了我們的心；九一八，嫩江之戰，淞滬之戰，熱河長城之戰，察北冀東，華北自治的要求，這些奇恥大辱，那個中國的

兒女不作此可忍孰不可忍之想過去國內的政治環境正像漫漫的長夜，使人都對於現狀，起憎恨不滿之念。憤恨，絕望和反抗，誰都企望打開沈悶的局面，爲祖國尋求新出路！青年人思想的偏激，正是這種情勢的產物。就是我們南方的青年，就是我自己，也何嘗不在內心中作過左右的紛爭，頭腦中充滿過偏激危險的思想！數年來當局對於我們顯然缺少良好的指導，更缺少機會讓人民明白政策的用意。青年們只能於黑暗裏摸索着，聽從謬誤危險的指示，一步步陷入深淵裏去。

幸而今日是比較可以心平氣和地檢討過去的時光，社會上有一種企圖以合理方法解決青年問題的空氣。我打算不作抽象的分析；具體地一訴六年來的苦悶，將一個有救亡決心，熱愛自由，毫無宗派的易於激動的年青人，怎樣地摸索思想，如何苦悶絕望的經過和盤托出，也許於本問題的解決，不無些微益處罷。

民國二十年的初秋，自己正是個大學校的「新鮮人」Freshman，同伴們的心頭全都輕快地裝載着幸福，臉上洋溢着歡笑。可是那意外的事變一下子把我們打擊得呆若木鷄，趕走了所有的快樂。我此刻還分明記得：在那間光線略嫌黯淡的閱報室裏，黑壓壓地擠在報紙旁邊

的人堆，大家懷着窒息似的心情讀那大號字的標題，焦灼的目光緊射住紙張，似乎從那後面會發現什麼解決的方案似的。抬起頭噓了口氣，我定了定神，希望所看到的只是惡夢中的幻象，可是那是無可疑慮的現實呀！

我們將怎樣呢？我們有的是：百十架的飛機。風燭殘年的又破又小的軍艦，一二百萬號令不一，器械惡劣的陸軍，封建割據的局面，民窮財盡的社會；憑着這點力量去和強大的隣國爭一日之長，我們當時誰不知道是夢話。然而那是片多可愛的土地，在那裏我們寄託了多少的希望，更熟知這個寶庫會使敵人具備莫可搖撼的力量。我們絕望地想着：莫非這個民族的喪鐘響了，除了率四萬萬人以身殉之，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得！再說，讓我們含垢忍辱，埋首苦幹，待到羽毛豐滿，實力充沛之時，再光復故物。這是種太老了的說法，我們已經聽過多少次了。每受一次嚴重的刺激，我們總得聽一番。錯嗎？誰說的，這正是絕對的真理，可是，可是以前備準的成績在那兒呢？

循環不息的瘋狂的內戰，水深火熱的黑暗的政治，永遠是那樣的一套。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只是過去執政者蒙混民衆的口頭禪。在慘酷的現實的壓迫下，我們不由的警覺：再來十年，只怕也不會勝於今日罷！與其呆呆地等候零星的碎割，何如拚死一戰，還多少有點兒死裏逃生的希

望。記起了歷史上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蹟，更舞鼓起青年人戰鬥的熱情；幻想着侵略者踏着拿破崙征俄的覆轍，不可挽回地在中國毀滅敗亡。

燃燒似沸熱的血，從四面八方把青年人趕向首都，喊出對侵略者宣戰的要求，我們認為只有這一紙宣戰的命令，方能造成團結統一的國家，也就能使全國的軍民一致抗戰，也就能從血花裏碰出中國的新生命。我又分明地記起當日的情景。當鵠候於蘇州車站半天以後，想望中的西去的列車依然無蹤影，只扣下了一列東去的空鐵蓬車。大夥兒搭着這到上海，和那裏的學生一同進京，於是我踏上露頂的車廂，在繁星密佈的夜晚，穿過江南的原野東去。在崑山，遇到快將開出的請願列車，當我們循着鐵橋換車時，從那邊車廂中一個洪大焦燥的聲音正向我們喊着：「上南京請願去！」聽得這呼聲，我頓然自負起來，激昂起來，覺得全中國的生命都抓在我們的掌握中了！我和我的同伴前進，正像大將軍統率着部屬向敵人出擊，滿懷都是興奮的緊張。

我們只在軍校禮堂中聽取了蔣先生的一番演說。後來知道繼我們而來的受到鞭打和驅逐。青年人把滿懷的熱情換得如此的待遇，眼看着革命的政府把青年看作搗亂者，不禁對於政府起了強烈的反感。也許確有混在青年羣中的反政府派，可是單純地為國奔走的熱誠青年畢

竟是多數，如今每人都感到了冷淡和壓迫，環境逼迫我的思想漸漸左轉。再加上當時依賴國聯的軟弱外交，黑龍江省馬占山氏孤軍的苦戰，錦州前線的自動退却，我懷疑着政府，大家懷疑着政府。這分明是個媚敵求榮，無意恢復的小朝廷；我和我的同伴們無不這樣地想着。

環境驅使我，以悲壯慷慨的心情，憤恨政府的意旨，開始去研究解剖社會環境和國際問題。我看見那是隣人的軍閥官僚資本家，驅使牛馬般的民衆向我們進攻，好裝滿他們的肥大的錢囊，造成他們的豐功偉績，而民衆呢，只分享到死亡和貧窮。我又看透了中國的賣國者，出賣了民衆的生命財產，以換取敵人口中的唾餘。於是我和我的同伴想起來了：那似乎永遠不打算抗戰的政府，或許竟熱中於那些唾餘擺！對於執政者的猜忌和憤恨，又深了一層。我堅決地認為中日的大衆，應得一致起來，擺脫自己的枷鎖。推倒目前的統治者。如此地，我的思想益發偏激了。

一二八的時期，我密切地注視事態的發展，兵士，農工，小販，學生，各種各樣的人物興奮他在前線或後方工作。可是租界上喚不醒的金迷紙醉；有幾位富人延請高僧高道，日夜打醮以祈求和平；更聽說一些商界聞人，曾於戰前請求軍部不抵抗，以免自己受到損失。看到這些自私者的醜態，我更感覺到只有無產者的熱忱是可愛的，於是我又想到他們過的是獸類似的饑寒交迫

的生活，燃燒起無限的同情。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的日記上，我寫着：「受剝削的羣衆在我的心頭作怪。」十九日，我又寫：「三萬萬以上的農工過着獸類似的生活，而不知反抗，不起來把剝削他們的一階級打倒。他們是朦朧的；我要以獅吼聲，來喚醒這些可愛可憐的人們！」從心的深處，我作了如此的決意：把自己獻給於革命罷！

沒有多時，我的自由主義的傾向開始微弱的抵抗。我想到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中一些慘酷的場面。階級爭鬪的殘暴，遠離平等主義的立場的無產階級獨裁。我們生於這些史實、學說之後的人，難道還打算找一條和平途徑麼？是的，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不是就努力於開闢這條途徑的麼？爲什麼我不預備跟從他的啓示呢！可是我不信任國民黨，不信任政府；爲着國家，我忍痛把自由主義打了個大大的折扣，對共產主義表示同情。這樣的，我不願意左傾，偏在我的思想上抹了濃厚的赤色。

戰後回到了學校，平靜的生活讓自由主義漸次抬頭。這怕看見大革命中無情屠殺，也明白國家的元氣實在受不了過度的摧殘，誠心地希望現狀的改善，中山先生遺教的兌現。可是五年以前，我覺得那種希望不過是夢想而已。我怕看見客觀的現實；黯淡的政治，軟弱的外交，使我害